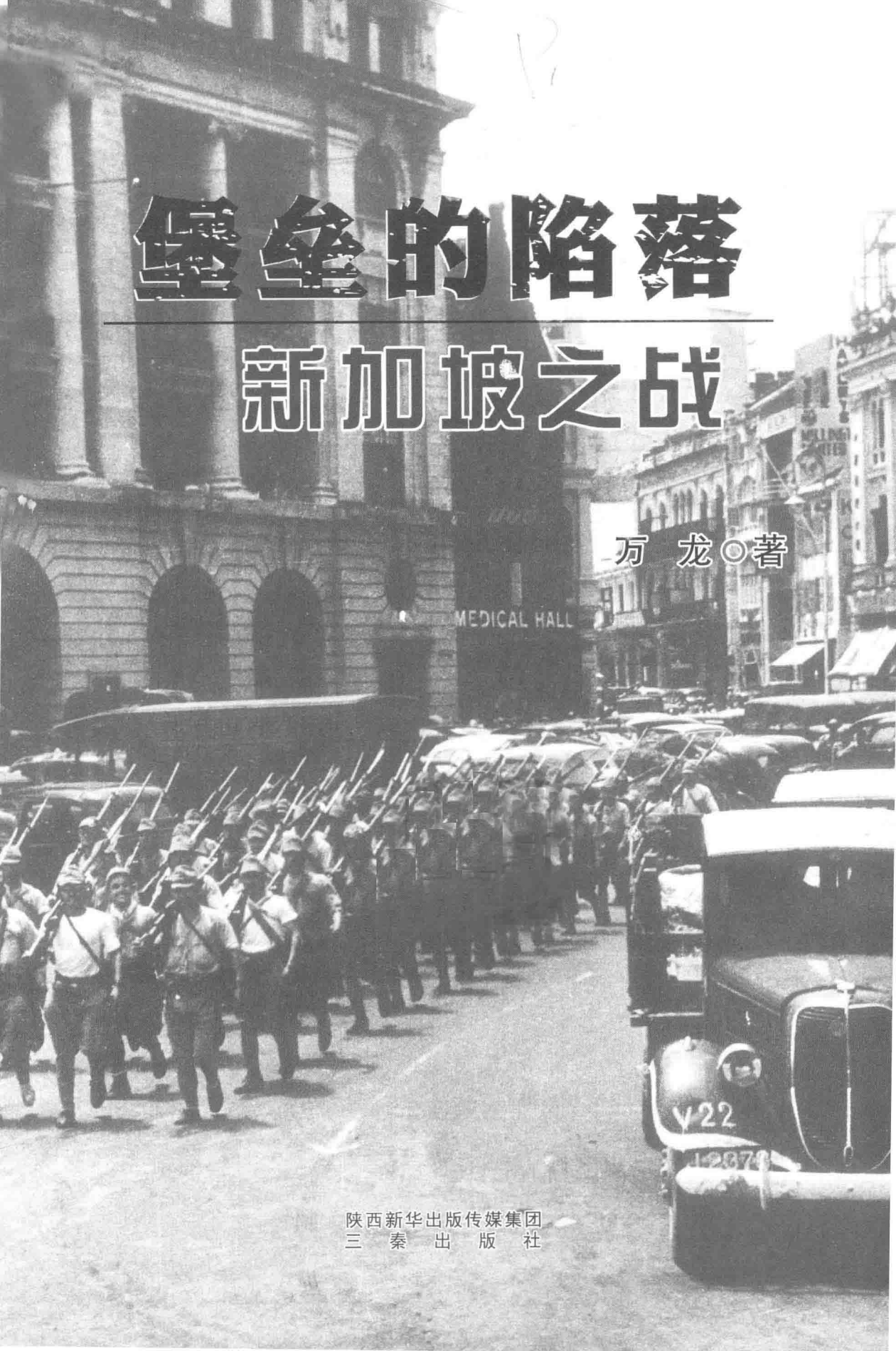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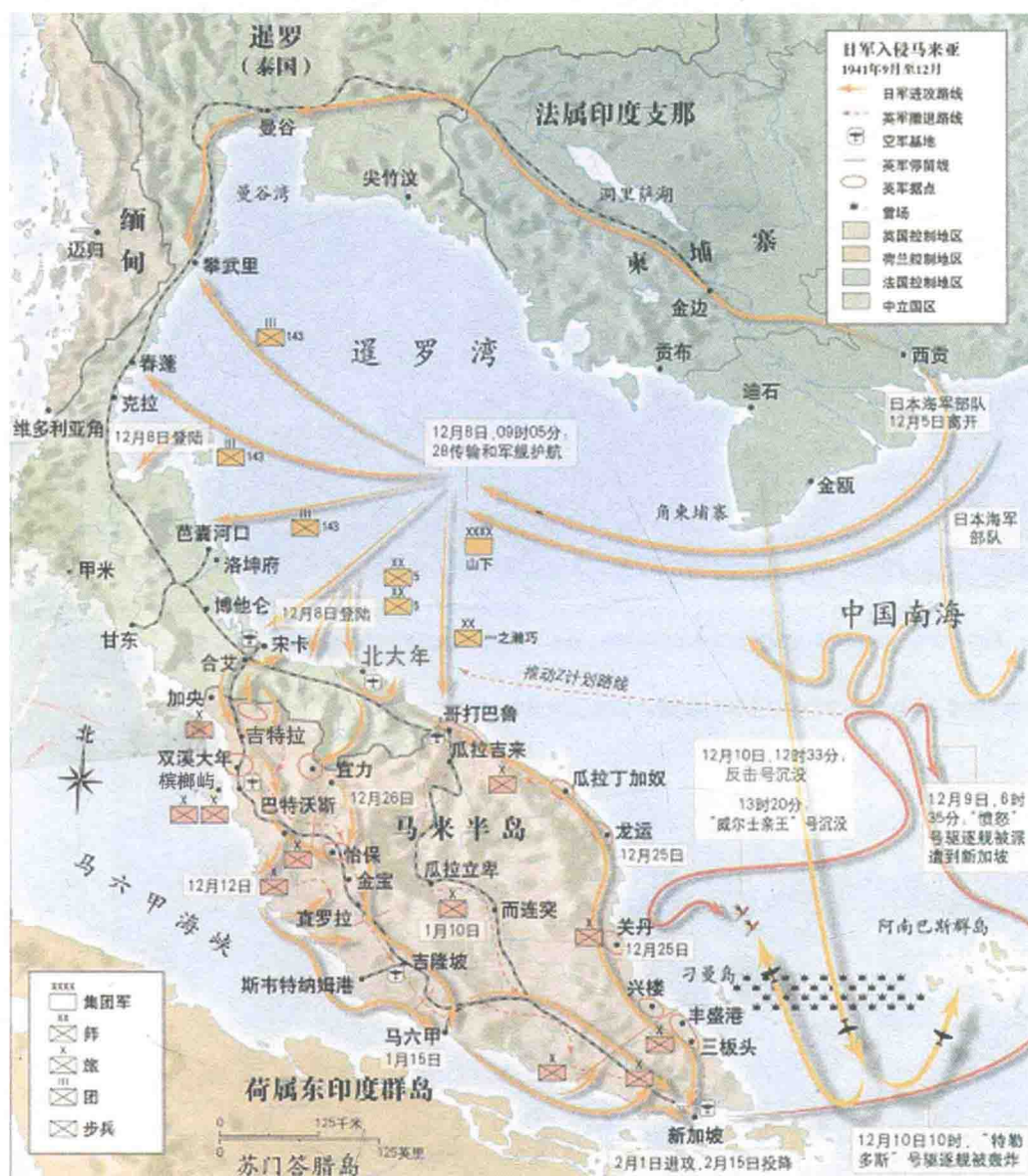
堡垒的陷落

新加坡之战

万龙◎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马来亚战场形势图



中村研一《马来海战》

涂着褐色和绿色迷彩的一式陆攻正在对英国战舰发起最后的攻击。画面上的两艘英舰均已经遭到重创，燃起大火并喷出黑烟



川端实《船舶工兵出动》

正在登陆点卸载物资的日军船舶工兵，画面可见一辆九五式坦克。作为工兵的组成部分，从事敌前登陆，操纵机动舟艇、进行海上运输、最初被称为“丁工兵”的船舶工兵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，已作为一个独立军种活跃在广阔的战场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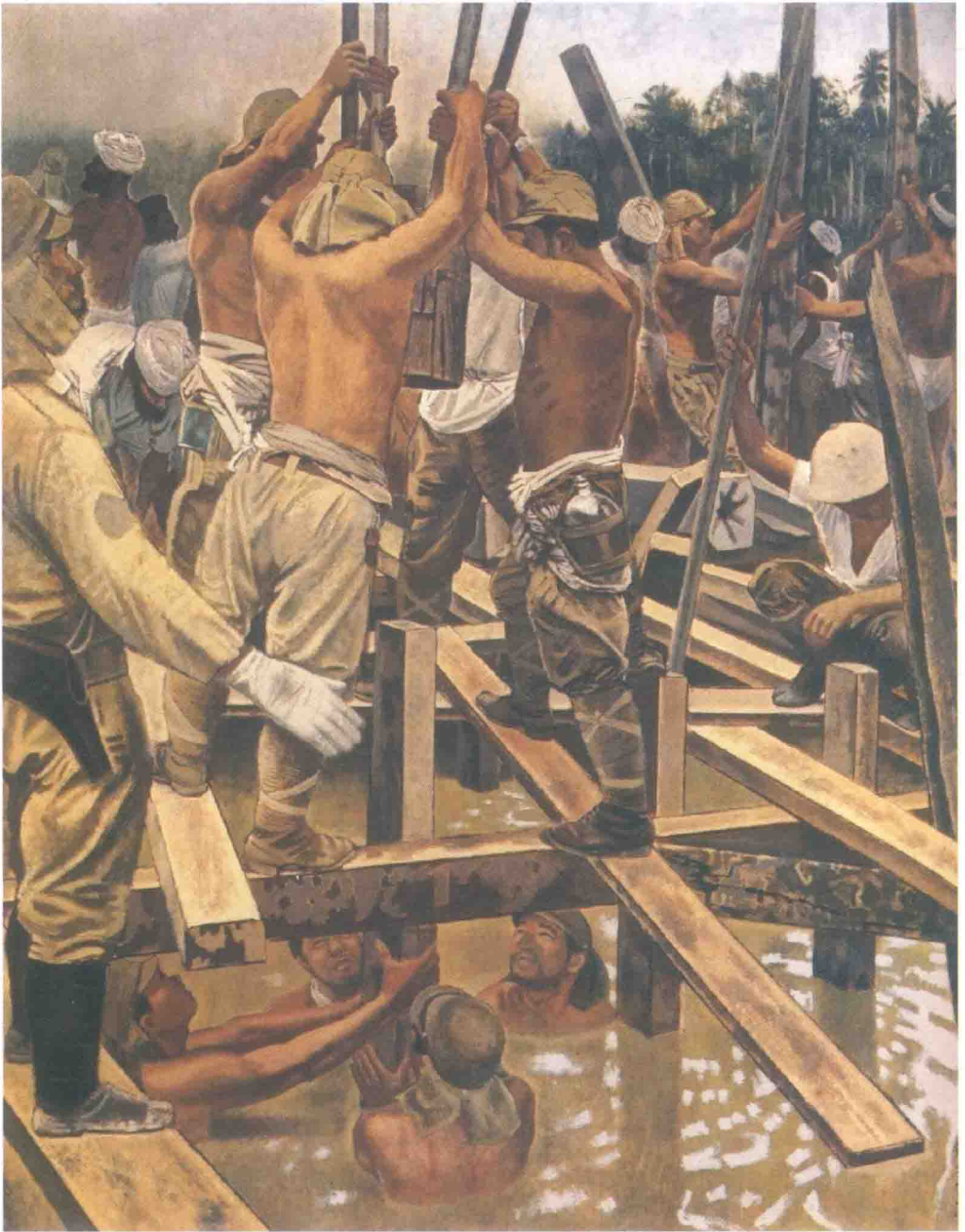
田村孝之介《亚罗士打公路桥突袭》

这幅画描绘的是12月13日，第5师团派出的突击组抢占亚罗士打公路桥的情景，画面近景是三名依托汽车射击的英军士兵。浅井少尉突击组的摩托车已经驶入桥中央，正向对岸疾驰



向井润吉《翻越峭壁的步兵》

这幅画描绘了在原始森林中行军的日本兵正在翻越一座陡峭的山崖,画面正中一名士兵正将包裹好的武器递给上方的人,画面顶部可以见到蓝天和白云



清水登之《工兵队架桥作业》

日军工兵正在搭建一座简易军桥，画面正中的四名士兵和下方水中的四名士兵正在固定桥墩，左侧是一名正在指挥架桥作业的老士官。画面左上方是两名被日军征用的缠着头巾的印度人



宫本三郎《山下、帕西瓦尔两司令官会见图》

这幅画基本再现了新加坡战役的最后阶段，两军司令官在武吉知马地区福特汽车厂谈判的一幕，但画家明显将日方的形象做了夸张处理，山下奉文气宇轩昂，表情坚毅果断，而显得犹豫不决的帕西瓦尔正在和翻译怀特交谈。画家对会场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的刻画，英军使者穿过火线时携带的英国国旗和白旗斜靠在右面墙角，英军翻译怀特的钢盔和日英词典则放在桌子的左角



川端龙子《输送船团海南岛出发》

1941年12月4日早晨7点，在海军舰艇的护航下，运载入侵马来亚日军的船队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启航，向预定登陆点前进。画面前方一艘日本驱逐舰正在劈波斩浪地行驶，紧随其后的是一艘大型运输舰



福田丰四郎《马来作战绘卷》

《马来亚作战绘卷》描绘了马来亚-新加坡战役的整个过程，共六幅。本页展示前三幅，后三幅见下页。第一幅，日军运输船团在敌前登陆；第二幅，日军正在穿越马来亚的丛林；第三幅，登陆前的炮兵战，远景可见被山下奉文作为指挥所的柔佛苏丹的王宫



本页为后三幅。第一幅，日军的坦克和步兵攻克英军的滩头阵地；第二幅，骑着自行车进军的日本兵和最后展开的街市战，画面上可见英军遗弃的25磅炮和汽车；第三幅，举着白旗投降的英军，海上是燃烧的船只，空中是日军的轰炸机队，预示着新加坡已被日军从海上、陆地和空中彻底封锁

Contents

目录

- 第一章 东方直布罗陀 / 001
- 第二章 失意的参谋 / 015
- 第三章 台北陆军研究所 / 018
- 第四章 马来之军 / 032
- 第五章 野心勃勃的中将 / 049
- 第六章 帝国陆军第25军 / 058
- 第七章 威慑舰队的到来 / 068
- 第八章 宋卡滩头的巨浪 / 081
- 第九章 马来海战 / 092
- 第十章 边境之战 / 110
- 第十一章 强渡霹雳河 / 120
- 第十二章 金宝之战 / 132
- 第十三章 突破仕林河防线 / 139
- 第十四章 吉隆坡的陷落 / 151
- 第十五章 蔴坡河的战斗 / 159
- 第十六章 最后的战斗 / 170
- 第十七章 对峙 / 185
- 第十八章 被遗弃的城市 / 197
- 第十九章 登岛战 / 208
- 第二十章 武吉知马高地争夺战 / 221
- 第二十一章 水源地争夺战 / 234

Contents

目录

第二十二章	逃亡之路 / 238
第二十三章	最后的防线 / 243
第二十四章	福特工厂的谈判 / 251
第二十五章	劫后狮城 / 260
第二十六章	绞索 / 274
尾声 / 286	
附录一 / 288	
附录二 / 293	
参考书目 / 299	

第一章 东方直布罗陀

19 世纪初，英国和荷兰两个海上强国在东印度^①的对抗日渐激烈。为了寻找新的港口作为通商中心，英国人思丹福·拉佛斯（Stamford Raffles）爵士乘船在马来半岛外海反复寻找，最终发现了横卧在半岛前端的一个丛林密布、人迹罕至的岛屿。1819 年 1 月 29 日，拉佛斯和少数水手登上了这个被当地马来人称为新加坡^②的岛屿后，发现这里不但水域宽阔、很少受到海上风暴的侵袭，而且还有充裕的水源为过往船只提供淡水，是难得的天然良港。

2 月 6 日，拉佛斯巧妙地施展外交手段，说服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柔佛苏丹的同意，以低廉的租金将新加坡岛永久性租借给英国政府。拉佛斯在随后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我按照诺言到达新加坡了。此刻正享受着这片土

地给我的一切快感。这里有优良的港口，距中国只有一个星期的航程。而距暹罗也近在咫尺。可以完全有效地控制马六甲海峡。”东印度公司采纳了拉佛斯的建议，正式和柔佛国王签订了租赁条约，永久性地取得了新加坡岛的使用权。2 月 19 日，英国国旗第一次飘扬在这个密布着丛林和沼泽地的岛屿上。拉佛斯被任命为这里的首任总督。

1824 年，英国与荷兰签订了和平条约，最终以荷兰势力撤出马六甲并放弃在马来半岛的一切权益，确立了英国对马来半岛的统治。作为回报，英国承认荷兰对东印度其他地区的统治权。两年后，英国以檳城、马六甲和新加坡三地组成了一个名为“海峡殖民地”^③（Straits Settlements）的海外领地。

由英王委任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在新加坡办公，他同时兼任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总督，是英属马来亚地区的最高

① 欧洲殖民者称南北美大陆间的群岛为西印度。同时称亚洲南部的印度和马来群岛为“东印度”。作者在写作中，为保持时代的风貌，沿用了当时的一些词汇：如英属马来亚、荷属东印度、法属印度支那等，望读者注意区分。

② 在马来语中，“新加”是狮子，“坡拉”是城的意思。这便是新加坡和狮子城名称的来历。其实这座岛屿根本没有狮子。

③ 海峡殖民地最初隶属印度马德拉斯省。1867 年，伦敦将其划归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辖。同年，印度洋上的圣诞岛和科科斯群岛被并入海峡殖民地。当地人称海峡殖民地管理区为“三洲府”。

行政长官，总揽司法、行政及军事等大权。各地政务由总督任命的代办执行。总督下设立法会议与行政会议，总督是这两个会议的议长，有权否决会议的决议和直接颁布法令。表面上，由 11 个州组成的马来联邦^①的统治者仍然是当地的诸王和贵族，但实际上真正把握实权的是协助各州诸王管理政务的英国代办。

在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，英国殖民者除了在人烟稀少的新加坡开港筑城外，还采取了免税的自由贸易政策，鼓励大批华人和印度人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定居生活。此后，新加坡逐渐从一个荒蛮之地，扩展成为英国在海外重要的港口和贸易中心。

英国历史学家这样记录了新加坡岛的地形和地貌：“在某些地方类似于我国的怀特岛^②，面积上大体上相同（最大宽度约 42 公里，深度约 24 公里），其形状也大体相似。新加坡岛中央位置有丘陵，相对怀特岛的索伦托海峡，与马来亚相隔的柔佛海峡有几处更狭窄，特别在堤道西边，只有 700 多米。此外在新加坡岛的周围还有很多小岛。新加坡市区位于南部海岸，沿着海岸到吉宝港^③有六七公里远。住宅地有几千平方公里，大部分是集中于北部的高地。除了两个小镇外，岛内没有其他的城镇，岛上的大部分居民住在这个高地上。”

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重要

性。英国占领了这个扼守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处的岛屿之后，不但可以控制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运通道，而且还在其殖民地中最重要，被称为“皇冠上的宝石”的印度东大门前形成一道屏障。更重要的是，英国的海外自治领澳大利亚也在这座岛屿的监控下。从海运上讲，新加坡岛位于欧洲至东方海上航路的枢轴，由此北上可以直达对英国商业至关重要的殖民地香港和中国的上海。而向东、南方向航行则可以到达荷属东印度群岛。多年以来，英国凭借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两条交通大动脉控制了太平洋。

到 20 世纪初期，贸易繁忙的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地区的第一大商港，是东方和西方贸易路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。一个途经新加坡的西方人写道：“港口除了泊满欧洲各国的军舰与商船外，还有数百艘马来帆船与中国帆船，船的吨位从数千吨的大船到小渔船及载客舢板，琳琅满目。狭长的市区内有整洁的公共建筑与教堂，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、印度教庙宇、中国寺庙、高雅的欧洲式别墅，以及华人和马来人的小屋。”

在曾经多次造访新加坡的英国探险家华莱士看来，拥有各色东方种族、多种宗教信仰和多彩生活方式的新加坡，是一个令欧洲旅行者感到眼花缭乱的都市。华莱士描述了各民族在新加坡的职业情况：“官吏、卫戍部队以及大商人

① 英属马来亚联邦由 11 个州和两个联邦直辖区所组成。其中北部：玻璃市州、吉打州、檳城州和霹靂州；东海岸：吉兰丹州、登嘉楼州、彭亨州；中部：雪兰莪州、森美兰州；南部：马六甲州和柔佛州；两个直辖区是吉隆坡和布城。

② 英国南部，英吉利海峡中的岛屿。作为观光和疗养地而闻名。

③ 吉宝港此前被称为新港。1900 年，92 岁高龄的海军将领亨利·吉宝再次造访新加坡时，代理总督亚历山大·斯韦特纳姆将港口命名为“吉宝港”。

当然是英国人，但居民多数是华人，包括若干大富商、内陆农夫及一般机械师与劳工。土著马来人多为渔民和船夫，也是警察部队的主力人种。马六甲的职员与小商贾有相当多的葡萄牙人。印度西部来的克林人在此地组织了很多伊斯兰教团体，他们同许多阿拉伯人一样，都是小商贾和店东。马车夫与清洁工全是孟加拉国人。水手多为爪哇人。还有为数不多但颇受人尊敬的波斯商人。”

根据不同的种族和职业，海峡殖民地当局在新加坡市区内划分出不同的社区。这里渐渐形成了一个由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、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大家庭，虽然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社区里，但却都在共同的贸易市场中往来获利。

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的，无疑是人数最多的华人。英国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地华人的勤劳：“马来人性情温和，以渔业和耕种为生，喜欢过闲散的生活。他们不愿意爬到椰子树上去采摘椰果，宁愿在树下等待几个小时，等椰果成熟自然落下来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人就显得勤奋多了，他们有着不知疲倦的精力，整天忙碌着，以血汗挣得巨大的财富。”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，马来半岛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00万至500万之间。其中华人和马来人各为200多万，欧洲人的数量为1.8万人，英国人约占五分之四。其余为印度人和少量日本人^①。新加坡的人口约为80万，其中华侨人口的比

例大致占三分之二，高于马来亚地区。

除了海运为新加坡带来的商机与繁荣外，北面物产丰富的马来半岛为全世界提供了一半的锡矿石和天然橡胶，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。对于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英国历史学家骄傲地写道：“在联合王国国旗的庇护下，所有人都生活得快乐而富足，拉佛斯的塑像慈爱地俯视着这一片和谐的景象，所有这一切，与这位新加坡创始者的设想和政策是如此的一致。”

二

对于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国来说，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英国本土。这个岛屿不仅是英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要地，同时也是其在亚洲殖民统治的象征。从政治上来讲，新加坡对英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它的战略价值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依靠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和结盟政策，大英帝国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在亚洲的各个殖民地，使其免遭其他列强的威胁。

进入20世纪后，英国海上霸主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美国、德国和日本等后起工业国家的挑战。在这些国家中，以日本对英国在亚洲殖民体系构成的威胁最大。19世纪末，日本曾经一度是英国拉拢的对象。著名的“日英同盟”就是两国蜜月时期的见证。这一时期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，特别是新加坡和香港，基本上处于一种有兵无防的状态。

^①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有数千名日本移民，他们多数是渔民，还有一些人经营理发馆及照相馆，也有少数日本商人经营橡胶园，他们中间很多人兼有为日本军方搜集情报的任务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英国的政治家们已明确认识到，下次列强争霸的地域将是中国和西太平洋。

羽翼日渐丰满的日本和英国分道扬镳后，日本军部在国家事务及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力急剧增大，逐渐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。面对这种形势，伦敦决定加强和美国的联系，取代昔日的“日英同盟”。这一时期，英国在亚洲各殖民地的防卫也得到一定加强，其防御的对象无疑就是前盟友日本帝国。1925年，皇家海军副参谋长罗杰·凯斯（Roger Keyes）将军对时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·丘吉尔（Winston Churchill）说：“正如它（日本）把中国赶出朝鲜、把俄国赶出满洲、德国赶出青岛一样，它将把所有欧洲人驱逐出中国和亚洲，除非我们竭力抵抗，断绝日本人的念头。”

对于如何防卫新加坡，英国陆海空三军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。在参谋长委员会（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）内部，站在各自军种的角度和立场上，两个铁腕人物皇家空军参谋长蒙塔古·特伦查德（Montague Trenchard）和第一海军大臣戴维·贝蒂（David Beatty）进行了长期辩论。前者提出空军是保卫新加坡的核心力量，而后者则认为只有配备大口径海岸炮才能够有效抵御入侵之敌。在陆军的支持下，这场跨军种的争执以有利海军的结局告终。

经过多次论证，排除了锡兰、香港和悉尼等地之后，1921年，伦敦的帝国防御委员会（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）确定在新加坡修建一座新的海军基地和相关的防御设施。其中樟宜海军基地完工后可以容纳一支大舰队停泊，以防备实力日益增长的日本海军对英国

在亚洲的殖民地，以及英属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构成威胁。

1923年，英国议会以241票赞同，133票反对，通过了在以后十年内每年拨款500万英镑，在新加坡修建海军基地和岸防炮台等相关防御设施的议案。建造港口基地的同时，英国工兵署开始为这座岛屿设计现代化的海岸防御炮台。1927年2月，由专家维伯·吉尔曼（Webb Gillman）少将组成的三名技术军官小组抵达新加坡，考察并确定了岛内将要修建的炮台位置、安置火炮的种类以及火炮的口径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大英帝国的财力。虽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为建造这座堡垒捐献了部分资金，但在战后财政紧张的日子里，斥巨资在新加坡修建海军基地和防御设施，在政治上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。反对者之一的工党领袖拉希姆·麦克唐纳（Ramsay MacDonald）将其痛斥为“在新加坡进行的狂野而挥霍金钱的荒唐行为”。20世纪20至30年代，英国历届内阁都比较注重削减军费开支。由于受到经费的制约，新加坡要塞和军港的整个工程进度异常缓慢，常常出现造了停、停了造的现象。

1931年，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，英国感觉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在逐渐增加。参谋长委员会提醒内阁：“如果任由远东无防御的状态持续下去，其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。”在军方的督促下，英国政府拨款加快了新加坡要塞和军港的建设。岛内的邓家和三巴旺修建了新机场。为了在海军基地东面部署重型海岸炮和对空防御设施，樟宜一带的原始森林被砍伐，沼泽地被排干填平。

1935年，新加坡要塞和军港第一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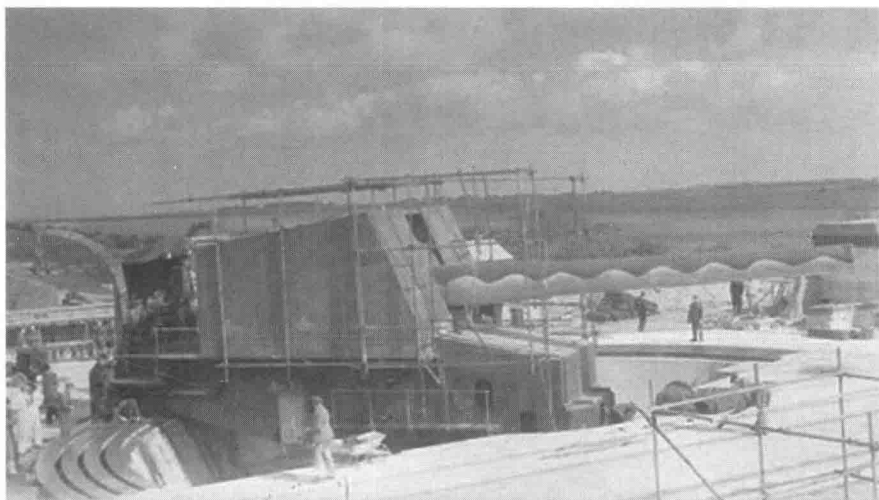
段的工程已基本竣工，而整个工程直到1939年才全部完工。这座历经数十年时间修建，前后共耗费6300万英镑的海上堡垒终于耸立在了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。竣工后的海军基地成为亚洲设施最完备的军港之一。实里达军港拥有两座世界上最大的船坞，可以供5万吨级的战列舰停泊检修。岛上的油库储存了供整个英国舰队6个月消耗的燃料。

新加坡要塞的整个防御体系由12座大型海岸炮台构成。为了反击从海上入侵的敌军舰队。这些壁垒森严的炮台分别修建在岛屿的西面、南面和东面，也就是面对大海的一侧。部署在各个炮台的海岸炮主要分为三种，口径最大的是英国战列舰的标准主炮381毫米火炮。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产品虽然略显陈旧，但威力依然不减。新加坡要塞共配备5门该型海岸炮。分别部署在

岛西南侧的波那维斯塔（Buona Vista）炮台（2门）和岛东北面的柔佛（Johore）炮台（3门）。每座装备381毫米海岸炮^①的炮台，均需要数百名军官和士兵来操纵和保养火炮。炮台配有两座升降机、一个动力供应间、两个储油库、一个主弹药库碉堡、4座弹药储藏分库。为了避免交战时弹药库被敌军炮弹击中后引发连锁爆炸，弹药库与火炮之间的距离通常为500米。



炮台内的英军炮手正利用升降机搬运381毫米炮弹



英国部署在本土多费尔角的381毫米海岸炮，二战爆发后，英国海军“声望”级和“伊丽莎白女王级”依然在使用该型舰炮

① 当地人将火炮身管长达16.5米的381毫米海岸炮称为“怪物大炮”。

新加坡要塞装备的6门233毫米X型海岸炮，分别部署在康诺特（Connaught）炮台和德光岛（Tekong）炮台（各3门）。该型火炮是早期曾是英国装甲巡洋舰的主炮和前无畏战列舰的副炮，从军舰退役后成了海岸炮兵的标准装备。



柔佛炮台装备的381毫米海岸炮
口径152毫米VII型海岸炮同样是

英国军舰的标准舰炮。新加坡要塞共配置了16门，其配置情况是：岛西面的帕希拉拔（Pasir Laba）炮台、岛南面的拉柏多（Labrador）炮台、圣淘沙岛上的西勒索（siloso）炮台、斯拉达（Serapong）炮台、希林欣（Silinsing）炮台、俾汀库雪（Beting Kusah）炮台、樟宜（Changi）炮台和斯彼尼克斯（Sphinx）炮台（均为各2门）。为便于向炮台输送弹药，各炮台与弹药库之间均有小型轨道连结。炮台的各种配套设施还包括：探照灯、交通壕、火炮掩体、瞭望塔与步兵掩体等。



152毫米海岸炮及炮手



正在清理一门233毫米海岸炮炮膛的英军炮手